

梨园议事、“大东”张罗、乡音传理 甘肃皋兰巧用乡土智慧破陋习

◎ 本报记者 向真



什川镇红白理事会的“大东”在古梨树下说文明婚俗。(皋兰县委宣传部供图)

等等，整套仪式办下来，既费钱财又耗人力。”什川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魏鹏翻开《什川史话》的婚俗章节向记者介绍。

婚嫁旧俗铺张浪费，丧葬陋习同样积弊颇深。“以前村里红白事宴席都会摆酒，曾经有一场丧事，宾客饮酒过量当众闹事，场面十分难看。”什川镇上车村村委会副主任、红白理事会会长魏生恒介绍，“主家办丧事本就伤心，逝者还未安葬，外头宾客划拳喝酒、醉酒争吵，既对亡者不敬，也让家属心里更难受。”

改变，正是从在古梨树下说事开始的。上车村着力打造“古梨树下说事情”新时代文明实践品牌项目，茶余饭后、农闲时节，党员干部和村民们围坐在百年古梨树下，把《皋兰县农村定聘迎娶礼仪指导规范》《移风易俗“十抵制、十提倡”倡议书》等当成家常话来唠，婚事怎么办、礼金怎么定、宴席怎么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算起了人情账和经济账。

“今年6月，我们村一社村民陶荣嫁女儿，男方按习俗送了10万元彩礼，但在订婚当天，陶荣又将这笔钱作为小家庭启动金转赠给了小两口。”魏生恒说。如今，上车村已将相关倡导性标准写进村规民约：彩礼降至5万元左右，婚宴标准控制在每桌500元，乡亲随礼约100元；白事天数缩减至3天，同时禁酒并取消流水席，统一改为农家大烩菜。

上车村的做法正在皋兰县推开，如今，全县43个村（社区）已将“婚事新办、白事简办”全面纳入村规民约。“比如水阜镇燕儿坪村，采

用朗朗上口的四字句编制规约，亮出了‘彩礼五万、礼二百内、桌数二十、烟十元内、酒一百内’的婚嫁倡导性标准。”皋兰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王春桃介绍，“同时，我们注重发挥党员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石洞镇庄子坪村党总支书记魏晋文在筹备自家婚事时与女方家庭沟通，带头践行低彩礼，用实际行动为乡邻树立了标杆。”

“大东”张罗红白事 一碗烩菜树新风

规矩立在了纸上，谁来牵头落实？还得靠熟悉村情民意的带头人。在皋兰县，操办红白喜事时总揽全局、负责统筹张罗的“大东”们站了出来，这些在村里德高望重、办公道的人，纷纷加入红白理事会，成了红白喜事“管家”。

2025年10月，黑石镇黑石村魏家与水阜镇长川村王家商议婚事时，女方家庭提出88000元彩礼，且不返还“子孙钱”（一种回礼，期盼新人能够早生贵子、多子多福）。男方家境普通，事业刚起步，一时拿不出这笔钱，婚事眼看就要搁浅。

得知情况后，黑石镇婚姻劝导队主动联合村里的“好大东”，两支队伍一同入户展开“破冰行动”，他们坐在炕头拉家常，站在院里算细账。最终，两家达成一致：彩礼39000元，女方返还男方6600元“子孙钱”，婚宴缩减到10桌，整场婚礼简约而不失喜庆，朴素而充满温情。

黑石镇的“好大东”用奔走劝解，为年轻人卸下了婚嫁的经济重担，而上车村身兼“大东”的魏生恒，则用热气腾腾的农家烩菜，在白事中走出了移风易俗的新路子。

2019年，魏生恒母亲去世，他成了上车村第一个在白事上推行烩菜的人。“以前办白事酒席需要20多个帮忙的人，现在人数减半；一桌下来比原来少花200元左右。”魏生恒表示，“起初村里不少老辈人怕简办丢了面子。但几场白事办下来，大家发现这样办不仅省事、省钱，而且卫生又灵活，就渐渐地接受了。”

9月3日，上车村四社村民彭氏家里办丧事，魏生恒作为“大东”不仅免费主持、现场念追悼词，还将白事的饭菜安排得明明白白。“当天的席面上有土豆牛肉、黄焖羊肉、红烧肉、白菜粉条萝卜豆腐4碗烩菜，一桌菜的成本控制在500块钱以内，既不铺张又很体面。”魏生恒说。

截至目前，皋兰县全县43个村（社区）已全部建立红白理事会，推选产生292名“大东”担任移风易俗宣讲员；同时大力推行“白事禁酒”及以农家大烩菜办丧事模式。

非遗好戏传文明 乡音小调润民心

为了让文明新风真正内化于心，皋兰县借力本土非遗，把移风易俗的大道理化作乡音小调：从皋兰曲子戏到腰鼓说唱，再到情景短剧，一场场接地气的文化宣讲，让文明新风浸润千家万户。（下转2版）

热点观察

低保女生赴港看演唱会 规矩要守，分寸也要有

近日，一则“江西赣州一名低保家庭女生因赴香港观看演唱会，返程后全家低保资格被取消”的消息在网络上持续发酵。9月7日，江西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就此发布通报称，目前正按程序对网上反映情况和其家庭情况进行核查，并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

编辑点评

领着国家救助金却还有钱出境追星，这不太能说得过去。低保资金来自公共财政，每一分钱都该花在最需要的人身上。但围观归围观，处置不能跟着情绪走。这事至少有两个角度，需要分开看。

第一，当事人的认知水平要考虑。网传女孩还在读中专，处于未成年或刚成年的阶段。这个年纪对政策的理解能力有限，工作人员劝阻后她仍执意前往，与其说是在“钻空子”，不如说是不清楚“出境”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她可能只觉得是去看场演出，压根没意识到这会触发动态监测、影响家庭保障。对这样的年轻人，制度应该留出教育纠偏的空间。

第二，制度执行得有刻度。《赣州经开区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及申请办理指南》中提到，申请最低生活保障之前一年内或者纳入最低生活保障期间，存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相关部门认定的高消费行为，且无法说明正当理由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停止救助，出具告知书，并报区民政部门备案。《江西省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评估办法》中提到，出国或出境旅游、就医可以认为存在高消费行为。

接下来要做的，是把家庭收支账算清、把消费资金来源理清、把行为性质界定清。该取消的不手软，该警告的不升级，该教育的不过罚。救助制度的公信力，既来自刚性执行的力度，也来自因案施策的精度。（黄伟鸣）

打扫教室卫生 不该是家长的“开学作业”

近日，成都市龙泉驿区某小学家长在问政平台“四川群众呼声”投诉称，收到班级群通知，要求家长8月26日到校打扫卫生。日前，龙泉驿区教育局已要求学校立即整改，严禁任何班级以任何形式要求或变相要求家长到校打扫卫生；并表示，下一步将责成学校规范班级群信息发布，厘清家校职责边界，杜绝类似情况。

编辑点评

明明是孩子开学，家长却比孩子更累。为什么现在不让孩子打扫？以前，学生都把班级卫生值日当作分内事，大部分孩子本身在家就要做些家务，学校的卫生值日只是家庭习惯的延伸。而现在的孩子在家几乎不做体力家务，没有基础劳动习惯，小孩在学校自然不会打扫、不愿打扫。新学期开学，教室往往需要大扫除，学校、老师出于安全考虑，担心学生们磕碰受伤，于是主动压缩劳动场景。

但取消本该属于孩子的劳动实践，不可取；转嫁为家长的额外负担，更不该。现实中确实有学校习惯性地把校园保洁转嫁给家长，部分家委会还会主动插手，向家长分摊教室保洁费，甚至演变为班级之间的跟风攀比，而家长也担心得罪老师，影响孩子，往往有苦难言。

教室是学生的集体空间，开学大扫除是重要的劳动课堂，可以让孩子建立集体观念、培养劳动习惯。孩子不应缺席，家长不可代劳，学校更不能转嫁。学校要厘清权责边界，家长也要放下包办执念，家校协同育人，教育才能回归育人本质。（吴小玉）

今日看点

公务员来摆摊，这摊能做长久吗？

3版 深读

当乒乓撞上大银幕，
跨界热潮能否持续？

4版 关注

明明有光

8月31日，从四川宜宾市区出发，沿着江岸线逆流而上，柏油路变成水泥路，水泥路又变成碎石路。车窗外，金沙江在峡谷间奔流，导航信号时断时续，就在记者怀疑是不是走错了方向时，一栋白色小楼出现在视野里——这里便是“四季空舞”钢管舞进修基地，大面积的玻璃幕墙在一片农田与山色之间格外醒目。

推门进入白色小楼，十余名学员围着钢管旋转、翻飞、腾跃，汗水在灯光下闪着光。

孙健从练功区走出来，皮肤黝黑，个头不高，身材健硕，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运动T恤。握手的那一刻，记者心里微微一怔，孙健掌心、指根、虎口等处全是厚厚的老茧。

“练了十几年了，茧子磨掉又长，长了又磨，早就没知觉了。”孙健笑了笑，声音不大，带着点宜宾口音。

从工地搬砖小伙到世界冠军

1995年，孙健出生在宜宾一个普通的农

村家庭，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因家境贫困，他便早早辍学跟父亲进了建筑工地，日常就是推砖车、提水泥桶。

改变发生在一个寻常的夜晚。休息上网时，孙健刷到一段钢管舞视频，“感觉特别有力量，特别美。”回到工地，他看着随处可见的脚手架，忍不住试了一把，竟成功做出了一个动作。

从那天起，建筑工地成了孙健的训练场。买不起课程，他就边看视频边摸索；没有专业设备，就在宿舍里用脚手架搭了一根钢管。没人指导，孙健身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有一次训练体能时单杠突然断了，整个后背直接砸在地上。”孙健回忆道。

比身体伤痛更难挨的是周围人的目光。工友嘲笑他“上蹿下跳像个猴子”，父母更是强烈反对。孙健的母亲告诉记者，那时候她心里是一万个想不通：“我们农村人家，哪见过男的跳钢管舞的？而且能赚到什么钱？跳来跳去的，不像个正经工作。”父亲也和他大吵一架，孙健和家里断了半年联系。

但他没有停下。2012年，孙健第一次参加中国钢管舞锦标赛，倒数第一。大半年后，他

再次站上赛场，把筷子兄弟的《父亲》融入钢管舞动作，晋级四强。2014年，他成为全国冠军，入选中国钢管舞国家队。同年，他带着作品《勇者之心》征战伦敦世锦赛，夺得最佳表演奖。

2017年，在法国钢管舞艺术大赛的聚光灯下，这个曾经在工地上搬砖的四川小伙，用充满力量与美感的表演征服了全场。冠军——这是中国选手首次在该项赛事夺冠。

“我带着奖杯去浙江看父母，父亲说我手上的老茧比他手上的还多。”那一刻，孙健与父母多年的隔阂终于消融。

钢管舞带来的爱情

钢管舞不仅改变了孙健的事业，也让他遇见了爱情。比赛中，他认识了一位同样热爱钢管舞的内蒙古女孩。“一来二去就相知相爱了，可以说没有钢管舞就没有我们的爱情。”孙健笑着说。如今，这个被学员们亲切唤作“小猴子”（艺名）的女孩，已是孙健的妻子，也是他事业上最默契的搭档。（下转2版）



从建筑工人到世界冠军
95后小伙靠一根钢管逆袭



扫码看视频